

济南非遗文化从“技艺传承”到“空间共生” 的生态化转译路径研究

李云飞

山东管理学院艺术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00

【摘要】：本文从济南“泉城”地域文化语境出发，采用“环境设计+文化生态学”的交叉视角，打破非遗研究“重技艺、轻空间”的惯性思维定势，探索济南非遗技艺与城市空间环境之间的共生逻辑及其生态化的转译过程，并尝试建立“非遗技艺谱系——空间特征解析——文化转译路径”模型。研究尝试将济南非遗由个体传承到以“技艺——空间——人群”的多主体共生共存的城市非遗生态发展路径进行系统梳理，在一定程度上也为非遗保护与城市有机更新融合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及实践模式参考。

【关键词】：济南非遗；技艺传承；空间共生；生态化转译；文化保护

DOI:10.12417/2982-3846.25.04.009

1 引言

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以及文化的转型，济南非遗面临“技艺传承断代、空间载体消解、文化语境弱化”的三重困境。在以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只关注到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传承的问题而忽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依赖的空间环境，从而使得济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呈现出“静态发展、脱离地域”的状态。本文基于济南“泉城”地域文化背景，尝试以“从技艺传承到空间共生”的生态化转译为题，对非遗保护如何嵌入城市更新、如何实现文化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进行探索性的回答。

2 济南非遗资源禀赋与传承现状

2.1 资源禀赋——多元类别与梯次传承体系

济南是黄河在山东境内流经区县最多的地市，在漫长的岁月里，在特有的地理文化熏陶中，形成了数量多、种类全的非遗资源宝库。济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1个、国家级13个、省级108个、市级565个；涵盖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杂技、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医药、民俗十大门类，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文化画卷。

济南非遗传承人群体呈现“老中青”梯队。既有国家级传承人8名、省级传承人68名、市级传承人278名，老一代传承人技艺高超、经验丰富，是传承主体；中年传承人承前启后，

既继承又善于创新、开拓市场；青年一代有激情，借助新媒体广泛宣传非遗。还有百花洲传统工艺工作站、2处国家级非遗曲艺书场等平台，这为技艺传承、交流展示提供有效保障，在多种类别的基础之上有序地传承发展济南非遗。

2.2 传承挑战——技艺断层与生态脆弱性

尽管济南市非遗资源丰富多元，但在传承与发展过程中仍面临着一系列严峻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传承人老龄化严重。目前，济南非遗传承人队伍中，老龄化较为严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在65岁以上，青年传承人不足20%。究其原因，是由于传统技艺的学习时间较长，需花费大量精力及时间，在短时间内无法产生较大的经济效益。

其二，文化含量被消解。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迎合旅游市场的需求，在开发过程中将原有技艺和表演程式进行片面的改编甚至扭曲变形来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比如，鼓子秧歌在演出的过程中，已经脱离了它所处的生活环境，变成了单纯的商业性表演工具。这极大地破坏了非遗文化本身的完整性及真实性。

其三，数字技术运用不足影响传播。大多数济南非遗项目只是将数字技术应用于对非遗简单地记录保存中，并没有充分运用于虚拟仿真、区块链确权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非遗的传播速度及效果，不利于非遗在新时代的发展传承。

作者简介：李云飞（1987—）：女，山东济南人，山东管理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设计艺术学。

课题来源：本文系2026年度济南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课题（JNSK2026C156）《济南非遗文化从“技艺传承”到“空间共生”的生态化转译路径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

3 济南非遗技艺的类型谱系与空间特征

3.1 济南非遗技艺的类型谱系

通过对济南地区开展广泛且深入的田野调查,并结合相关历史文献的系统梳理,可将济南非遗技艺归纳为生活服务类、手工造物类、民俗展演类三大类型,各类型呈现出鲜明的特征与空间指向。

基于大量细致入微的田野调研以及对有关文献资料进行分析整理的结果,可以发现济南非遗技艺主要分为生活服务类、手工造物类、民俗展演类三种形式,每一种形式都具有不同的特点及地域范围。

生活服务型非遗技能主要满足人们的生活所需,如泉城豆腐坊、鲁菜厨艺等。这些技能都发生在百姓生活的土壤中,有很强的“本土化”、“生活化”的特点。泉城豆腐坊利用的是济南特有的泉水资源,在制作过程中也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作为地方特色标志;鲁菜餐饮技术也结合了济南人民的口味习惯以及聚会方式,在日常生活中如家常饭、招待客人都会使用到,是济南生活方式的反映。

手工造物类非遗技艺以鲁绣、黑陶烧制等为代表,依托家庭作坊进行生产销售,在现代社会中面临“生产空间萎缩、展示空间缺失”的困境。一方面,由于工业化的到来,传统家庭作坊式生产的传统形式受到冲击,生产规模变小;另一方面,没有合适的展示平台,这也导致这些精美工艺品无法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及认可。

民俗展演类非遗技艺以鼓子秧歌、济南皮影戏等为代表,其空间需求兼具“仪式性”与“公共性”,高度依赖庙会、广场等公共文化空间进行表演与传承,是济南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

3.2 济南非遗的空间特征与共生困境

从空间布局来看,济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呈现出碎片化分布、各项目彼此独立、传播互动也多为单向的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非遗的存续与发展。

就空间格局而言,济南非遗传承空间呈现碎片化的状态,非遗技艺的传承空间散落在老城街区的民居、街巷之间,并没有进行系统的空间整合与规划,导致非遗资源无法形成集聚效应,不利于非遗整体性保护与传承及非遗的传承与传播。

在功能定位方面,大多数济南非遗空间的功能单一化现象明显,在非遗空间中仅仅只是起到了生产和展示作用,并没有将其与市民生活、旅游活动等有机结合起来,导致非遗空间缺少生机与魅力,无法吸引更多市民和游客前来参观游览,从而制约了非遗的传承发展。

其次,济南非遗空间脱离当代城市的文化语境。非遗空间中承载的传统技艺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并不适合当代城市空间的发展需求,其结果就是“技艺”与“空间”的双重要求都出现了断裂,一方面不利于非遗的传承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得非遗难以融入到现代人的生活之中,陷入共生的绝境。

4 济南非遗“技艺——空间”的共生逻辑与转译机制

4.1 文化内涵与共生逻辑

济南非遗具有鲜明而独特的内容价值,在济南非遗中融入了泉水文化、齐鲁文化、黄河文化和儒家文化的价值共生,几种文化之间是互相影响、互为交融的关系,构成了济南非遗多种多样而又丰富的文化特点。在济南非遗发展的过程中有着明显的共生关系,表现为“技术——场域——人”的三维关系。其中,技艺是核心基因,是济南非遗有别于其他文化的重要之处,其负载着地域性的文化记忆,是进行空间转译所必需的内容核心,每一种技艺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民俗及审美信息;空间则是技艺的载体容器,它提供技艺具体传承的物理场所,如作坊、场馆等,同时塑造了特殊的场域空间,让技艺在特定的空间氛围里得到延续;而人作为活态载体,居民的代际传承、游客的参与体验则是非遗生态体系持续发展传承发展的动力。

4.2 生态化转译机制

为推动济南非遗实现可持续传承与创新发展,本研究构建了“文化解码——空间转译——场景营造——生态共生”的生态化转译机制,该机制中四个环节层层递进、协同联动,旨在为济南非遗在当代社会语境下的传承注入新动能,推动其焕发持久的生机与活力。

在文化解码方面,通过田野调查、文献梳理与技艺访谈等多元方法,提炼济南非遗中的核心文化要素,如最能体现济南特色的“泉水共生”,其产生的空间基因也是济南非遗的一个重要文化要素。水脉串联空间“基因不仅是非遗文化的重要空间标识,更承载着济南人”逐水而居”的生活智慧。而“匠心守正”的精神特质则深植于鲁绣、龙山黑陶等多项非遗技艺中,集中体现了济南匠人群体对传统技艺的执着坚守与代际传承。

在空间转译中,将非遗特色转化为文化符号,变为人们可感知的空间设计语言,进而实现文化与空间的对话。如泉水文化可以通过设计符号语言营造水系景观,模拟泉水流动的形态与韵律。

在场景营造方面,让非遗技艺生产过程变成可观、可感、可体验的过程,构建“生产——体验——传播”一体化的非遗场景,突破传统非遗传承及空间使用边界,并运用现代化传播媒介把非遗文化传播给更多的人群,形成技艺传承和空间使用的融合。

在生态环境中实现文化的自我更新、自我完善、自我延续的良性循环过程。推动“非遗技艺——空间环境——居民生活”的协同进化，形成一个自循环的文化生态系统。让非遗技艺在良好的空间环境中生存发展，让空间环境因非遗的存在更加生动有趣，让居民的生活因为与非遗相遇而变得多姿多彩。

5 济南非遗生态化转译的路径与实践模式

5.1 分类型空间转译路径

基于济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种类的多样性，在对不同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进行空间转化的过程中，为了更好地保护并提升它们的价值，应根据不同类型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的特点及发展方式，采取不同的转译策略，让这些技艺真正地被大众了解，并产生商业利益，从而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在未来的发展。

5.1.1 生活服务类非遗技艺——社区共生空间构建

非遗技艺的生活化属性涉及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一点上有着“在地性”“日常性”特点，因此可以形成“泉水街巷+非遗体验店+居民消费”的社区共生空间形式。例如百花洲历史文化街区有泉水资源丰富、历史底蕴深厚的特质，是典型的济南泉水文化区域。这里建设泉水豆腐体验工坊、泉水扎染坊等非遗体验店，把泉水豆腐制作、泉水扎染等非遗技艺引入市民日常消费中。这一模式一方面为非遗技艺搭建了传习与呈现的平台，另一方面也带动了社区居民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强化了社区的文化凝聚力，促成非遗技艺与社区生活的有机共生。

5.1.2 手工造物类非遗技艺——产业生态空间打造

手工造物类非遗技艺注重技艺的精湛性与产品的艺术性，传统生产空间多为家庭作坊，在当代面临生产规模受限、展示与销售渠道狭窄等问题。针对此类非遗技艺，可打造“非遗工坊+研学基地+文创展销”的产业生态空间模式。以老商埠区为例，该区域存在部分闲置厂房，可对其进行改造升级为鲁绣创意工坊等非遗工坊。将工坊建设成为集生产、展示、研学为一体的场所，既让非遗传承人在工坊中稳定地进行生产，确保了技艺的传承和发展，又可以利用工坊中的研学区，开设非遗技艺培训班及研学项目，吸引喜爱传统手工业者前来学习，培育潜在的非遗传承人群体以及消费者群体。

5.1.3 民俗展演类非遗技艺——公共活动空间营造

民俗表演类非遗技艺有“仪式性”、“公共性”，其传承和发展离不开庙会、广场等公共文化空间。为了满足此类非遗技艺的空间需求，可以打造“非遗剧场+露天广场+文化节庆”的公共活动空间形式。以大明湖景区为例，大明湖景区是济南市重要的旅游景点及文化活动现场，人流量高及知名度高。可

在大明湖景区设立皮影戏小剧场等非遗剧场，为民俗展演类非遗技艺提供固定场所进行常态化演出。同时依托景区内露天广场进行大体量的民俗展演，吸引更多的游客及市民观看；利用“泉水文化节”等文化节庆活动，把民俗展演类非遗技艺纳入到节庆活动中来，形成具有济南特色的常态化民俗展演场所。

5.2 协同发展模式

为推动济南非遗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需构建“主动设计、引导行为、带动发展”的协同模式，以“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区参与”为核心机制，各主体协同共进，促进非遗传承、创新与活化。

5.2.1 搭建制度框架，保障发展空间

政府对非遗协同发展发挥引导和约束的作用，在政策支持体系构建以及空间规划的基础上建立非遗保护的制度框架。政策方面，制定非遗传承人、非遗相关企业和文化机构的补贴、免税、资助等政策，降低非遗传承发展的成本，调动各主体的积极性；空间布局方面，根据城市总规和文化发展战略，合理规划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地，划分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佳发展空间，为其分配足够的空间资源，并为其提供良好的展示、传播及交流平台。

5.2.2 激活产业价值，推动经济转化

以市场为驱动助推非遗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引进文创企业、文旅机构等市场主体，发掘非遗商业价值和文化内涵，变文化资源为经济资源，文创企业运用现代设计理念和技术手段开发文创产品，扩大消费空间，文旅机构将非遗融入旅游活动之中，推出旅游路线、旅游景点等。招揽游客，促进传播传承，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5.2.3 培育主体力量，增强文化认同

社区是非遗生存发展的土壤，居民是非遗传承及空间利用的主体。培养居民成为参与者和促进者有利于提升非遗的生命力与可持续性。一方面进行传承培训、文化讲座、体验活动，提升居民的认知度和传承能力，调动居民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引导居民参与到非遗的空间规划设计、建设和维护中去，保障其生活及文化需求，提高认同度和归属感。

6 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本文突破了传统非遗研究的范式局限，提出了一套适用于非遗的“技艺传承——空间共生”的生态化转译理论及实践策略，在济南非遗的活态传承与城市更新相结合方面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尝试更多的跨学科手段对不同类型的非遗进行更多空间化的转译探索，不断完善非遗生态化保护的理论体系，助推济南“泉城”文化品牌的打

造及城市的文化软实力建设。

参考文献:

- [1] 刘丹.非遗文化生态重构:价值、困境与实践路径[J].中国文化遗产,2024,(06):92-97.
- [2] 臧凯旋.黄河流域山东段非遗文化记忆建构的时代要义与实践进路[J].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5,24(01):28-35.
- [3] 陈迎港.数字化视域下非遗文化在公共空间的融入探究[J].今古文创,2025,(41):134-136.
- [4] 金豆豆.高校美育与非遗文化融合发展的价值逻辑与路径探析[J].江苏高教,2025,(12):131-134.
- [5] 尹金凤,陈毓冰.非遗民俗文化的活态传播探析——以福州长乐潭头游神为例[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5,54(05):122-129.
- [6] 安学斌,刘建波.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塑中华文化符号的逻辑与进路[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46(07):22-29.
- [7] 郭艺.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参与式文化共享空间[J].民族艺术,2025,(03):37-44.